陳明卿太史訂正

蘇文忠公全集

文盛堂藏板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刻蘇文忠公全集叙

大文經世古惟三家一演周易一制禮樂一修六經此三聖人皆從厄窮拂鬱以洗其心而老

其才故曰作易者其有
憂乎居衰長匡羽譙譙
而轍皇皇歸作刪定之
權輿也德非先覺心非
閔憂文人細碎躍美矣

傳雖傳奚法若乃靈均善怨於拘美爲變風腐史寫懷視狩麟爲破體要其慕君之忠救友之義悱惻酸深驚心動魄

艮亦作者之極致矣使
屈宋齊鳴馬班聯唱聲
章無改情思必虧則知
忠義者文章之血脉憂
患者忠義之肝脾大而

制作小而詞章皆非可以不關世教之心胸未經痛癢之意氣襲取形似者也嗟乎世道下衰文人蔑質楊雄之識字

不如龔勝之賢蔡邕之有文未若管寧之默大節爲重則文柔爲輕要以有德有言斯君子之極則焉今夫蘇文忠公

之書屈馬之流亞也若循其本卽古作者聖賢之心也葢公以直道孤忠廻翔館閣之間崎嶇羣小之側屢躓愈勁窮

老蠻鄉其勢不能不發
爲文詞其勢不能不以
文詞得罪然使公不作
文不得罪安坐朝堂身
名俱泰即與今日所得

孰多公其肯以彼易此哉公既言語妙天下故其道德風烈不得不少為文章所掩其匡時經國之大文又不得不為

談諧嘯傲之小文所掩流俗管闚遂有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之論夫文章者文王周公孔子之事也師世覺民而宗廟

朝廷邦國之元氣也嬉罵顰可以爲文耶以嬉罵爲文而文之用褻以公爲嬉罵之文而公一生憂患之心晦夫熈豐

元符之小人邪說暴行
熏天炙手而公初上皇
帝書力陳新法之害繼
同元祐諸君子商量華
弊之宜或寓言於制策

或託諷於書疏憂危家國每飯不忘至於忤權三黜猶然隨地効忠弭盜救災籌邊治河諸所講求規畫何如心事何

如學問而可以談諧嘯傲槩覩之哉君子與天下立言同而立言之藴藉之指盡不同蓋其平生幽獨別有一段告

天地泣鬼神天下萬世不可消磨之至性耿然孤立於篇章之表後人不察則文焉而已矣子長知其故而爲之說曰

詩三百篇聖賢發憤然
西伯仲尼下儕韓呂則
毋論呂覽成於遷蜀之
前韓子不皆入秦之作
而巨姦小辯飾詐驚愚

今讀其書烏覩所謂憤
悱悲憫羣怨興觀者與
嗚呼仲尼沒微言絕微
言絕故枝葉多枝葉多
故情性隱夫處憂患敦

忠義以文章立教蘇文
忠公全集不可不刻不
可不讀也

吳門項煜譔

宋史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

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

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脩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

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

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
葬屬軾軾旣除喪即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
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
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
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
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
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隸未嘗無人而况於
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

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旣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彊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

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

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者學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

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

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翫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

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

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

百年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淸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卽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於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廱

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

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
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
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
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
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
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
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
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

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

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
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
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
之淺深不在乎彊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
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
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從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愛惜風俗如護元氣
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

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少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

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
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
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
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
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
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
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
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

非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譚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

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

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
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
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
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
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
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
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
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

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鬭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

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
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
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
軾廬于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
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
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
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
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蘖所爲詩以

爲謂謗遂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二年神宗數有意復軾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

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

安石曰入在乎聽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

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為然光額以少安還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

使之多致破産傾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

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而復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

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肎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軾嘗鎖

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

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

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

緡得二千復發槖中黄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

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隄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隄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隄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

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因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至隨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

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十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擾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

北折抵水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

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軾二十年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

鄧艾溝與潁河竝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
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
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
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
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
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
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
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

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為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試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且周𥅶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

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問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壽還禮部兼端明殿翰

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試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旣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諫臺外未嘗與羣臣

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
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
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
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
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
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
爲黙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
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

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著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

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
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
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
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為奏光祖懼而出
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
至今矣契丹久和邊軍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
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
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為保甲所撓軾奏免

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

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為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

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卽

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
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
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軾三
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
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
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
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

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蓋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

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十
簡籍節笈策箋箭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願頌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

之卓犖文章之雄儁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

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宋史本傳終

僕以磨蝎爲命若以磨蝎爲命推之則爲卯時生議者以先生十二月爲辛丑十九日爲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晩年多難東坡志林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退退之以磨蝎爲身宮僕以磨蝎爲命宮平生多得謗譽殆同病也滌雪齋補

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二年壬午

是年先生七歲已知讀書案先生上韓魏公梅直講書云自七八歲知讀書又案先生長短句集洞山歌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年九十餘能知孟昶宮中事又考冷齋夜話載先生云某七八歲時常夢遊陝右

三年癸未

是年先生八歲入小學案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又案先生作范文正公文集序云慶曆三年某始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以魯人石守道慶曆聖德詩云鄉先生某從旁竊觀問先生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

其不可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家子由作先生墓志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問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公亦奮

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又案大
全集載東坡少時語云秦少章言東坡十來
歲蘇會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
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
色於蜂蠆之語老蘇愛此論年少所作故不
傳又案趙德麟所編侯鯖錄云東坡年十歲
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
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間

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
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先生年十二○案先生所作天石硯銘曰某年
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
地爲戲得異石鏗然扣之有聲又案先生作
鍾子翼哀詞云某年十二先君宫師歸自江

南又案先生與曾子固書云祖父之歿某年十
十二矣
八年戊子
皇祐元年己丑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先生年十七案長短句滿庭芳序云予年十



七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

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年十九始娶眉州青神王方女案先生作王氏墓志云生十有六歲而歸于某至治平二年王氏卒年二十七以王氏年數考之則甲午年歸于先生明矣

二年乙未

是歲先生年二十游成都謁張安道案先生
作樂全先生文集序云某年二十以諸生見
公成都一見待以國士有見美叔是年求交
於先生案送美叔詩云我生二十無朋儔當
時四海一子由君來叩門若有求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案鳳鳴驛記云始予
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不可而

出次於逆旅又有寫老蘇送石舍人序

二年丁酉

先生年二十二赴試禮部館于興國寺浴室院素先生作興國六祖畫贊云余嘉祐初舉進士館于興國浴室院時歐陽文忠公考試得先生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異人欲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先生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及殿試章

衡牓中進士乙科始見知于歐陽公及韓魏
公富鄭公皆待以國士又案先生作太息一
篇送秦少章歸京云昔吾舉進士試名於禮
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且曰此我輩人也吾
當避之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訕公者成市又
有上韓太尉書云某年二十有二矣及有上
梅直講書是年先生登第之後四月丁太夫
人武陽君程氏憂案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

志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

又案老蘇寄文忠公書云二子不免丁憂今

已到家

三年戊戌

四年己亥

是歲先生年二十四服除十二月侍老蘇舟

行適楚案先生南行前集序云己亥之歲侍

行適楚舟中無事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咏

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謂之南
行集
五年庚子
是歲先生年二十五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
有新渠詩其序云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
趙侯始復三陂疏召渠爲新渠詩五章以告
于道路致侯之意
六年辛丑

是歲先生年二十六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有
應制科上兩制書及上富丞相書又有謝應
中制科啟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案先生
有感舊詩序云嘉祐中予與子由奉制策寓
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子由年二十三耳是
是年十二月赴鳳翔任與子由別馬上賦詩
到任有石鼓詩云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
政見魯叟及有鳳翔八觀及鳳鳴驛記

七年壬寅

先生年二十七官于鳳翔二月有詔郡吏分往屬外決囚作詩五百言寄子由又有壬寅重九不預會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及案志林有論太白山舊封公爵爲文記之是歲嘉祐七年也又有記歲莫鄉俗三首以子由和守歲詩考之云頗免追龍蛇子由注云是歲壬寅乃知記歲莫鄉俗三詩作於壬寅

歲矣

八年癸卯

先生年二十八官于鳳翔作思治論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

先生年二十九官于鳳翔

二年乙巳

先生年三十自鳳翔罷任案子由作先生墓志云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皇帝

在藩邸聞先生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召試祕閣皆入三等得直史館

是年通義郡君王氏卒於京師

三年丙午

先生年三十一在京師直史館丁老蘇憂扶護歸蜀案歐陽文忠公作老蘇墓志云明允太常因革禮書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又案張安道

作老蘇文安先生墓表云太常禮書成未報
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也英宗皇帝聞而
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于蜀

四年丁未

先生年三十二居服制中以八月壬辰葬老
蘇于眉州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年三十三免喪案四菩薩閣記云載四

菩薩版以歸既免喪賞與往來浮屠人觀某爲先君捨施爲大閣以藏之作記乃熙寧元年十月

二年己酉

先生年三十四還朝監官告院案烏臺詩話云熙寧二年某在京授差遣與王詵寫詩賦及蓮華經

三年庚戌

先生年三十五監官告院有送章子平詩其序云熙寧三年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賦詩餞之又有送錢藻知婺州詩分韻得英字送曾子固倅越詩分韻得燕字烏臺詩話云舊例館閣補外同舍餞送必分韻又有寄劉貢甫詩是年范景仁嘗舉先生克諫官

四年辛亥

先生年三十六任監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
王荆公欲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
先生獻三言荆公之黨不悅命攝開封府推
官有奏罷買燈疏御史知雜事誣告先生過
失未嘗一言以自辨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
州有赴任過揚州與劉貢甫孫巨源劉莘老
相聚數月用遂人字作詩十一月到任有謝
到杭州寄子由兩絶除夕先生以通判職事

直都廳日莫返舍題一詩于壁

五年壬子

先生年三十七在杭州通判任是歲有牡丹記其序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是年科場先生監試有呈試官詩及試院煎茶詩催試官考較戲作八月十七日登望湖樓是日牓出與試官兩人復留有五絕句又有送杭州進士詩序

云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宴于中和堂作是詩以勉之十二日運司差先生往湖州相度堤埧利害與湖州太守孫莘老相見有贈莘老七絕及作山邨五絕是歲又作送杜子方詩及臘月遊孤山訪惠勤惠恩二僧有詩

六年癸丑

先生年三十八在杭州通判任有八月十五

觀湖詩寫于安濟亭上及作仁宗皇帝飛白
記其略云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始蘇安簡王
公子誨出所賜公端敏二字又有作錢塘六
井記其略云熙寧五年太守陳公述古至問
民之利病明年春六井畢修故詳其語以告
後人運司又差先生往潤州道出秀州錢安
道送茶和詩是歲有次韻章傳道詩和劉貢
甫秦字韻詩寄劉道原詩及和陳述古冬日

牡丹詩四絶又有題贈法惠師小童思聰

七年甲寅

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通判任正月遊風水洞推官李泌先行三日留風水洞相待有詩題壁是年納侍妾朝雲墓志云朝雲姓王氏錢塘人事先生二十有三年紹聖三年卒于惠州年三十四以歲月考之熙寧之甲寅至紹聖之丙子恰二十三年乃知納朝雲在是

年明矣朝雲年三十四是爲癸卯生來事先
生方十二云先生以子由在濟南求爲東州
守案子由超然臺賦序云子瞻通守餘杭三
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爲東州守既
得請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案先生
作勤上人詩集序云熙寧七年予自錢塘赴
高密又案先生辛未別天竺觀音詩序云予
昔通守錢塘移莅膠西以九月二十日來別

南北山道友乃知先生以秋末去杭案先生
記遊松江說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
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予過李公擇於
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
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
定風波令及道過常州爲錢公輔作哀辭及
有與段屯田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强半
歲莫日斜時還爲昔人歎是年又作兒繹先

生文集序又有師子屏風贊云潤州甘露寺有𤩽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版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是年先生在潤州道上過除夜則師子贊必在是年矣又有潤州道上過除夜詩兩絕

八年乙卯

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上韓丞相論災傷書其到任二十餘日矣又論密州鹽稅又作

後杞菊賦其序云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厨索然案先生丁酉年登第至是恰十九年矣是年有送劉孝叔吏部和李公擇來字韻詩及常山祈雨感應立雩泉

九年丙辰

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任作刻泰篆記云熙寧九年丙辰蜀人蘇某來守高密是年中秋

觀飲達旦作水調歌頭懷子由及作薄薄酒

二章又寫超然臺記寄李淸臣又祭常山神

文書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及作山堂銘作

表忠觀碑

十年丁巳

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

而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有留別釋迦院

牡丹呈趙倅詩案子由作先生墓志云自密

徙徐是歲河決曹郡乃知是丁巳自密改東徐又與子由相會於澶濮之間相約赴彭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遥堂子由有兩絕先生和之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郡埽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獎諭作河復詩韓幹畫馬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及送范蜀公徃西京詩又有和子由水

調歌頭詞及有與王定國顏長道泛舟詩有
回頭四十二年非之句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適值春旱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置虎頭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龍行是年三月始識王迥子高聞與仙人周瑤英遊作芙蓉城詩五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

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剏木岸四以獎諭
勑記并刻諸石爲熙寧防河錄云廼卽徐州
城之東門爲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
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
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
落之又有中和月三首云六年逢此月五年
照離別先生注云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
歲與子由會於此去歲之會乃逍遙堂和詩

之時也又有九日黃樓作古詩一首云去年
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之句以去年
九月大水未退故有是語又作放鶴亭記滕
縣公堂記鹿鳴燕詩序和曾直古風二首及
次韻潛師放魚和舒堯文祈雪詩祭文與可
及作石炭詩又作日喻一篇

二年己未

先生年四十四在徐州任正月己亥同畢仲

孫舒煥八人游泗之上登石室使道士戴日
祥鼓雷氏琴先生有記案玉局文云僕在徐
州王子立子敏皆館于官舍而蜀人張師厚
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三月
自徐州移知湖州案先生作張氏園亭記云
予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
記乃三月二十七日所作乃知三月移湖州
明矣是年以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作送

通教大師還杭州序及爲章質夫作思堂記
王定國作三槐堂記跋歐陽文忠公家書後
在潮州王子立子敏皆從先生作子立墓志
云子立子敏皆從予學於吳興學道日進東
南之士稱之有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遶城
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
星稀四首又有泛舟城西會者五人分韻得
人皆苦炎字四首又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

竹記其末云元豐二年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見畫廢卷而哭失聲是歲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謝表以爲謗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案子立墓志云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又案先生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

舍皆婦女幼穉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
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
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
怖我好此悉取焚之八月十八日赴臺獄中
有寄子由詩二首及賦榆槐竹柏四詩又有
十二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升遐吏以某
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可欲泣則不敢作
挽詩二首已而獄具十二月二十九日責授

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是年子由聞先生下獄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筠州酒官出獄再次寄子由二詩韻有百日歸期恰及春之句先生自八月坐獄至是踰百日矣

三年庚申

先生年四十五責黃州自京師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都來陳相見三日而別先生有古詩

有便爲齊安民之句又與文逸民飲別携手河堤上作詩與子由別乃正月十有四日也至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有次子由韻古詩二首過新息縣有示鄉人任師中一首任伋字師仲眉州人嘗倅黄州卜居新息先生以詩示之又有過淮詩遊淨居寺詩至岐亭訪故人陳慥季常爲留五日賦詩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居定惠院有初到黃

州詩案先生別王文甫子辯云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黃州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是年五月子由來齊安先生有詩迎之又有曉至巴河迎子由詩乃與子由同遊武昌西山寒溪寺有古詩一首定惠顒師爲先生竹下開嘯軒作詩記其事又作五禽言又有定惠寺寓居月夜偶出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

閉門風露下葢懷在徐州與張師厚王子立
子敏飲酒杏花下時也定惠有海棠一株土
人不知其貴先生作詩有也知造物有深意
故遣佳人在幽谷之句案近日黄州東坡圖
云先生寓居定惠未久以是春遷臨臯亭乃
舊日之回車院也又有遷居臨臯亭詩先生
就臨臯亭立南堂有詩五絶又有讀戰國策
及作石芝詩先生是歳又有荅秦太虛書借

得本州天慶觀道士堂冬至後坐四十九日

先生乳母王氏八月卒于臨皐亭案先生上文潞公書云到黃州無所用心覃思易論語若有所得由是言之先生到黃定居之後即作易傳九卷論語五卷必始於是歲矣

四年辛酉

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皐亭正月往岐亭訪陳季常以岐亭五首考之云元豊三

年正月岐亭爲留五日明年正月復往見之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有鑑銘云元豐四年正月予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是年先生請故營地之東名之以東坡考東坡八首序云予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於郡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蓋先生庚申來黃至辛酉爲二年矣以東坡圖老之辛酉方

營東坡次年始築雪堂以贈孔毅甫詩觀之
去年東坡拾瓦礫今年刈草蓋雪堂則雪堂
作於壬戌歲明矣又有中秋日飲酒江亭上
有贈鄭君求字及記游松江說聞[illegible]說蘂夫
全集雜說云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姓安
節遠來飲酒樂甚以識一時盛事又有冬至
贈安節詩云平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又有
與安節夜坐賦檗字韻詩二首及正月過岐

亭作應夢羅漢記

五年壬戌

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州門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問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脇號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試

以東坡圖考雪堂之景堂之前則有細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茶巢元脩菜何氏叢橘種秔稌蒔棗栗有松期爲可斲種麥以爲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爲雪堂之勝景云耳以長短句擬斜川觀之元豐壬戌之春予躬耕東坡築雪堂以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遊

也作江城子詞是年三月先生以事至蘄水
觀悼徐德占詩序云元豐五年三月予以事
至蘄水德占惠然見訪又有春夜行蘄水過
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肱少休作西江
月詞又遊蘄水清泉寺作浣溪沙詞又作寒
食詩二首云自我來黃州巳見三寒食先生
庚申二月來黃至是三寒食矣太守徐君猷
分新火先生有詩謝之有臨皋亭中一危坐

三見清明改新火之句七月遊赤壁有赤壁賦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以東坡圖考之後赤壁賦云十月既望蘇子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皐則壬戌之冬未遷而先生以甲子六月過汝則居雪堂止年餘由是推之先生自臨皐遷雪堂必在壬戌十月之後明矣又有和孔毅甫久旱已甚兩三首云去

年太歲空在酉乃知指去年辛酉而言之也

又案長短句有飲王文甫家集古句作墨竹

定風波及蔓扁舟望棲霞作鼓笛慢及記單

驤孫兆事迹作怪石供及重九作醉蓬萊示

黃守徐君猷有羈旅三年之句先生庚申來

黃至是恰三年矣

六年癸亥

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為通判孟亨之跋子

由君子泉銘及有題唐林父筆文閏八月有
詩與武昌主簿吳亮工又有記承天夜遊云
十月十二夜至承天寺尋張懷民相與步於
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蓋竹栢影
也及作一絕送曹煥往筠州序云明年予過
圓通始得其詳先生甲子歲自黃之江遊廬
山則送曹煥詩必在是年矣又夢中作祭春
牛文云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

夢數吏人持紙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
上

七年甲子

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
子步自雪堂至乾明寺有師中菴題名又有
記定惠寺海棠說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
案先生長短句滿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予將
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李仲覽

來書以遺之詞中有坐見黃州再聞之句案東坡圖云郡人潘邠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多從先生游先生去以雪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四月六日又作安國寺記有別黃州詩有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詩黃州送先生者皆至於慈湖陳季常獨至九江既到江州和李太白潯陽宮詩其序云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因游廬山有記遊廬

山說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欲見應接不暇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曰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入開先寺主僧求詩作瀑布一絕往來十餘日作漱玉亭三峽橋詩與總老同游西林有贈總老及題西林壁皆絕句也又有寫寶蓋頌與僊長老其序云圓通禪院先君舊遊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寫寶蓋頌以贈長老僊

公蓋先生端午已在筠州計程必作宮師忌日之後即爲高安之行矣途中又有題李公擇山房及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有古詩一首案跋李志中文云元豐七年某舟行赴汝乃自富川陸走高安別家弟子由以冷齋夜話考之子由在筠州雲菴居洞山聰禪師亦蜀人居壽聖寺一夕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尚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久

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同
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各追繹所夢坡
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身是僧往來陝右
雲菴驚曰戒陝右人也暮年棄五祖來遊高
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坡時年四十
九矣又以先生古詩考之有自興國往筠宿
石田驛詩及將至筠州先寄遲适遠三猶子
詩端午遊眞如寺及別子由三首在筠州爲

留十日又有初別子由至奉新作皆先生筠州之作也七月過金陵有與葉致遠唱和詩塗中又有送沈逵赴廣南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又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逼歲到泗州十二月十八日浴雍熙塔下作如夢令兩闋又作滿庭芳與劉元達序云予年十七與伯熊往來於眉山四十九相逢於泗上晦日同遊南山話

舊感歎又有跋李志中文天石硯銘又作水
龍吟及有謝黃師是除夜送酥酒詩先生上
表乞於常州居住其略云今雖已至泗州而
貲用罄竭見一靣前去南京聽候朝旨又考
騾馱鐸試筆云正月四日離泗州則是除夜
在泗州明矣

八年乙丑

先生年五十案大全集雜說騾馱鐸試筆云

今日離泗州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乃正月
四日書及到南京有放歸陽羨之命遂居常
州五月內復朝奉郎知登州再過密州有贈
太守霍翔詩云十年不赴竹馬約蓋先生丁
巳歲去密至是以成數爲十年矣過海州歎
高麗館壯麗作一絕到郡五日以禮部郎官
召到省半月除起居舍人在登州有海市詩
又有別登州舉人詩有莫嫌五日怱怱守之

句又有贈杜介詩及題楞伽跋多寶院文又
有題登州蓬萊閣及跋起居錢公文後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改賜銀
緋尋除中書舍人案志林云元祐元年予爲
中書舍人復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年有法
雲寺鐘銘又作眞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及作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又有内中告

遷神御於新添脩殿奉安祝文及奉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祈雪祝文五嶽四瀆祈雪祝文及任中書舍人日舉江寧府司理周種充學官及除內翰又有舉曾直自代狀

二年丁卯

先生年五十二爲翰林學士復除侍讀有書石舍人北使序後及有與喬仝寄賀君詩其序云元祐二年同來京師十數日予留之不

可又有二月八日朝退起居院感申公故事作一絶又有書子由日本扇後及作祭王宜甫文又作興國寺六祖畫贊至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院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器資亦館於是予往見之案先生嘉祐丁酉舉進士至元祐丁卯恰三十一年矣是年又作西京應天院修神御畢告遷諸神祝文及奉安神宗皇帝神御祝文及景靈宮

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五嶽四瀆
祈雨祝文天地宗廟社稷祈雨祝文景靈宮
天興殿開淘井眼祭告里域眞官祝文

三年戊辰

先生年五十三任翰林學士有和子由元日
省宿致齋有白髪蒼顏五十三之句是年省
試先生知貢舉開院日有與李方叔詩序云
僕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僕領貢舉事李不

得第媿甚作詩謝之又和錢穆父尋中見次有答避門生時小飲之句又充館伴北使案先生與陳傳道書云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乃知先生高文大册傳播夸夏又豈止及於雞林行賈而已哉是年作呂大防范純仁左右相制端午帖子詞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及作西路闕雨祈雨祝文案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與

魯直蔡天啟會子伯時舍錄鬼仙詩交有議論作詩付過又有論樂等說及與王晉卿論雪堂義墨及爲文贖作字說又十二月二十一日立延和殿中論盛度誥詞

四年己巳

先生年五十四任翰林學士有東太一宮修毀告十神太一眞君祝文三月內景章請神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榮子由作先生墓志

云宣仁心善先生辨蔡持正之謗出本道内
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先生以七月
三日到杭州任謝表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
父老遺民與臣相問以先生去杭州十六年
故有是語耳到任有謁文宣王廟祝文云昔
自太史通守是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又有
謁諸廟祝文先生之帥杭也替林子中先生
有和子中詩有江邊遺愛啼痕白之句是年

淵矣與又作定風波為六客詞作范文正公
文集序及跋邢惇夫賦書米元章又有已巳
重九和蘇伯固黠絳脣是歲子由使契丹先
生有詩送之有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
第一人之句先生出牧餘杭子由代先生為
學士

五年庚午

先生年五十五在杭州任有論西湖狀及論

高麗公案有謝元祐五年曆日表有與劉景文蘇伯固遊七寶寺題竹上絕句又有庚午重九點絳唇十月二十六日與梅老全翁元之敦夫遊南屏寺記點茶試墨說十二月遊小靈隱聽林道人彈琴及有乞僧子璉師號狀除夜有和熙寧中題都廳詩序云熙寧中某通守此邦除夜題一詩于壁今二十年矣蓋熙寧辛亥至元祐庚午恰二十年是年又

有書朱象先畫後及問淵明說

六年辛未

先生年五十六在杭州任被召按先生作別天竺觀音三絕序云以三月九日被旨赴闕又案先生作參寥泉銘云予以寒食去郡又上元作會有獻蒭綠花者作浣溪沙寄袁公濟先生之去杭也林子中復來替先生是以先生與子中啟有適相先後之說過潤州作

臨江仙別張秉道既到京師除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纂子由所作潁濱遺老傳云先生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元不遑安乞寢臣新命與兄同備從官不報六月作上清儲祥宮碑其略云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某上清儲祥宮成當書之石臣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案趙德麟侯鯖錄云先生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

乃益舊擬作衣帶馬表云枯羸之質匪伊垂
之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數月
以弟嫌請郡復以舊職知潁州案先生懷舊
別子由詩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
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
矣到任有謁文宣王及諸廟文有祭歐陽文
忠文及有到潁未幾公子已竭齋厨索然戲
作數句案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六年冬汝

陰久雪人饑一日天未明東坡先生簡召議
事曰某一夕不寐念潁人之饑欲出百餘千
造炊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傅欽
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
某遂相招令時面議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
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石便可
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柴
數十萬秤依元價賣之可濟中民先生曰吾

事濟矣遂草放積久賑濟奏陳履常有詩先生次韻不可憐擾擾雪中人之句爲是故也由此觀之先生善政救民之饑眞得循吏之體矣又有聚星堂雪詩祭辨才文跋張乖崖文後及志林載夢中論左傳說及論子厚餅賦又有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季默夜坐記道人問眞説是年潁州災傷先生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溝瀆從之

七年壬申

先生年五十七在潁州任案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邪此眞詩家語耳遂召與二歐飲先生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有不以秋光

只與離人照斷腸之句已而改知揚州先生之在潁也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幾有維揚之命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先生次韻又再和之及作雙石詩示僚友案冷齋夜話云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求解院歸西湖坡將僚佐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有爲東坡而少留之句已而以兵部尚書召有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詩有一味豈年說淮潁之句復兼侍讀是年南郊先生爲鹵簿使尋遷禮部尚書遷端明侍讀學士有讀朱暉傳題文潛語後及作醉翁操任兵部尚書日有薦趙德麟狀

八年癸酉

先生年五十八任端明侍讀二學士是年先生繼室同安郡君王氏卒於京師案先生作西方阿彌陀贊序云蘇某之妻王氏元祐八

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謹案先生初娶通義郡君王氏乃同安之堂姊也先生祭王君錫丈人云某始昏姻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天閼莫遂惟公幼女嗣執罍篚由是推之通義爲同安之堂姊明矣但未能究先生再娶之歲月耳又有八月二十七日建隆章淨館成一絶有坐待宮人畫詔回之句復以二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東府雨中作示子由示

去年秋雨時我在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
歸無期蓋定州之除必在九月內矣到定州
任有祭韓魏公文書定州學生硯蓋作中山
松醪賦是年又作桂輿子師字說及論子方
蟲有夢南軒語

紹聖元年甲戌

先生年五十九知定州就任落兩職追一官
知英州有辭宣聖文行至滑州有乞舟行赴

英州狀云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
泝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未到任
間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過虔州
有記董君籤說云八月二十一日過虔州與
王巖翁同謁祥符宮又有鬱孤臺游字韻詩
與霍守李倅更和數首又有初入贛作又有
題天竺樂天石刻予年幼時先君自虔州歸
言天竺有樂天詩今四十七年矣蓋先生年

十二老蘇歸自江南至是恰四十七年矣是年以十月三日到惠州寓居嘉祐寺有初到惠州詩當月十二日與幼子過同游白水佛迹浴於湯池有古詩又案長短句浣溪沙序云紹聖元年十月十三日與程鄉令侯晉叔歸善簿譚汲游大雲寺野飲松下設松黃湯作此闋予家近釀酒名曰萬家春時有虞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來訪先生留

七十日而去至十一月有戲贈朝雲詩朝雲先生侍妾也又錄三十九歲潤州道上過除夜雨絶付過及有跋宋表臣藏文忠公帖又有與吳秀才書吳乃子野之子其書云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是年九月過廣州訪道上何德順又有記仙帖又作雪浪石盆銘又就嘉祐寺所居立思無邪齋有贊乃紹聖元年

十月二十日所作也

二年乙亥

先生年六十在惠州有惠州上元夜詩詩云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以歲月考之去年甲戌上元先生知定州今歲乙亥寓嘉祐僧舍故有雲房寄山僧之句是年遷居于合江亭以先生別王子直語觀之紹聖三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

于嘉祐寺明年遷于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乃知乙亥歲遷居合江樓明矣仍有松江亭上賦梅花詩三首及有先生行年六十化之句三月四日同太守詹範器之柯常林柞王原賴仙芝同遊白水山又有與陳季常書云到惠州將半年矣先生以去年十月三日到惠州三月恰半年矣又有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

齋書記外祖程公逸事又有朝斗記譜管幼安傳書魯直跋遠景圖北齋校書圖後又有爲幼子過書金光明經後及付僧惠誠遊吳中代書及祭妹德化縣君文有葬枯骨銘時詹守議葬暴骨先生詩有江干白骨已銜恩之句

三年丙子

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有和陶淵明移居詩

云予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居合江樓迨今一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居之營白鶴新居始於是矣詩中乃有葺思無邪齋之句先生甲戌寓居嘉祐寺已有思無邪齋贊矣乙亥遷合江樓先有書程公逸事于星華館思無邪齋今丙子欲營新居又曰葺思無邪齋雖三年之間遷居不常意其思無邪齋之名亦隨寓而安

矣嘗年惠州修東西新橋先生助以犀帶而子由亦以史夫人頃入內所賜金錢數千爲助及橋成日先生有詩落之乃有歎我捐腰犀及有採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闕之句又有曇秀道人來訪先生而先生題其詩卷云予在廣陵曇秀作詩予和之後五年曇秀來惠州見予且先生以壬申知揚州至是恰五年矣時吳遠遊陸道士客於先生歲莫以無酒

爲歎先生和淵明和張常侍詩云我年六十一頽景薄西山是年又有丙子重九詩二首及書東皋子傳後祭寶月大師文七月朝雲卒先生有詩悼之及作墓志又於惠州栖禪寺大聖塔葬處作亭覆之名之六如亭又除夜前兩日與吳遠遊有記食芋說案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計其營新居之棟宇必在丙子秋冬之交

有白鶴峯上梁文

四年丁丑

先生年六十二在惠州正月六日有題劉景文詩後案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又案先生與張天和長官書云幾累閏月初可到又云承問幾累正月末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到此也又案先生丙子年與毛澤民書云長子授韶州仁

化令中冬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
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
屋二十間以此考之先生長子自冬挈家至
閏二月方到惠州案和時運詩序長子邁與
予別三年矣般挈諸孫萬里遠來不能無欣
然先生長子挈家必于丁丑閏二月上旬到
惠州明矣所謂二月十四日新居成必閏二
月也三月先生作三馬圖及作陸道士墓志

五月先生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案志

林云予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

自攜告身來弔予曰此固前定吾妻沈事僧

伽甚誠一夕夢和尚來辭云當與蘇子瞻同

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

前定乎遂寄家于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案

子由作先生追和淵明詩序云東坡先生謫

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過

海又至梧州寄子由詩序云吾謫雷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至五月間果遇子由於藤州有藤州城下夜起望月寄邵道士詩自藤出陸六月與子由相別案先生和淵明移居詩序云丁丑歲予謫海南子由亦謫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有雷州詩八首有行瓊州儋耳肩輿坐睡中得

句而遇清風急雨故作是詩有古詩一首以七月十三日到儋州有儋州謝表案先生夜夢詩序云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案子由作先生墓志云紹聖四年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又案先生與程全父推官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茆又案先

生與程儒書云近與兒子結茆數椽居之勞費不貲矣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又云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以意測之先生居在軍城南鄰於天慶觀以先生天慶觀乳泉賦考之吾索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先生又有桄榔菴銘云東坡居士謫居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是歲有過海得子由書律詩一首

元符元年戊寅

先生年六十三在儋州有過子上元夜赴郡會守舍作瀷字韻詩及有讀晉書隱逸傳嶺南氣候說錄温嶠問郭文語又於九月四日遊天慶觀有信道法智說是年吳子野來訪先生而先生以詩贈之其序云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因往西山叩羅浮道院宿于西堂今歲索居儋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又

有記筮卦云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得渙六三又有記藷說云海南以藷爲糧幾米之十六今歲藷菜不熟以客船方至市有米也乃戊寅十月二十一日書又有戊寅十一月一日記海漆說

二年己卯

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有己卯正月十三日

錄盧仝杜子美詩遺懣是時久旱無雨陰翳未快至上元夜老書生數人相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先生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儋舍歷小巷民夻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歸錄其事爲已卯夜書又有二月望日書蒼耳說又有儋州詩二首有萬戶不禁酒三年夻識翁之句先生丁丑來儋至是將三年矣是歲閏九月有瓊州進士姜君弼唐佐

自瓊州來儋耳從先生學又有作墨說及題程全父詩卷後及有辟穀說又有與姜唐佐簡云已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又有十月十五日與姜君簡

三年庚辰

先生年六十五歲在儋州八月聞黃河復作詩二首至上元又和戊寅蓮字韻詩題後云戊寅上元予在儋耳過子夜出守舍作蓮字

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峰下過子并婦從子來此又有五穀耗地說記唐郵老人言及養黃中說姜君𢎞去年閏九月自瓊州來從先生學三月還瓊州有䟦姜君𢎞課策及有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說以贈姜君之行棄于由欒城集有贈姜君詩序云子瞻嘗贈姜君𢎞兩句詩云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爲破天荒他日登科當爲子

足之必是行以遺之也五月大赦量移廉州安置且先生之在儋也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絕學又且謙沖下士情及疎賤日與諸黎遊無間也嘗與軍使張中同訪黎子雲欲醵錢作居名之曰載酒堂矣又嘗上巳日尋諸生皆出獨與老符秀才飲矣又嘗用過韻與諸生冬至飲酒有愁顏解符老壽耳鬬吳公之句矣注云符吳皆

坐客必老符秀才與吳子野也又嘗以詩紀春夢婆矣案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者盖哨遍也饁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媼為春夢婆坡一日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是日復見老符秀才言此

春夢婆之實也凡此數事皆先生海外之逸事也雖三年居儋耳未知在甚年中今附于庚辰之歲庶以備觀閱云耳又有儋州與姜君弼書某已得合浦文字又有與少游書自儋之瓊作峻靈王廟碑云元符三年有詔徙廉州向西而辭六月過瓊州作惠通泉記遂渡海有過海詩又有烏喙詩序云予來儋耳得犬曰烏喙予遷合浦過澄邁泅而濟戲作

是詩渡海到廉州謝表有許承恩而內徙之一句在廉州有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支詩又有題少游學書乃云庚辰八月二十四日書于合浦清樂軒及記蘇佛兒語別廉守張左藏詩此皆在廉州所作之詩也又有餅笙詩序云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別東坡中觴聞笙簫聲又有與鄭靖老書云別廉廉守云公已行矣志林未成草得書傳十

三卷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作木紙
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般家至相相會迨
亦至惠矣是歲又有移永州之命案先生謝
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表云先自昌化貶所移
廉州又自廉州移舒州節度副使永州居住
行至英州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
便居住經由廣州有將至廣州用過守顧寄
迨邁二子詩時朱行中舍人知廣州先生有

簡與朱行中云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廣州少留而行考先生題廣慶寺云東坡居士渡海北還吳子野何崇道頴堂通三長老黃明達李公弼林子中自番禺追餞至清遠峽同遊廣慶寺乃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自此舟行清遠見顧秀才談惠州之美遂作詩過英州拜玉局之除有何公橋詩過韶州有次韻狄守李倅詩及作九成臺銘是年過嶺作

詩二首寄子由有七年來往我何堪之語蓋
先生甲戌責惠州已而過海至是爲七年矣
次年正月五日過南安軍計先生渡嶺必已
歲除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年六十六度嶺北歸作南華長老題名
記案題中載石鍾山記云建中靖國元年正
月五日自南陵還過南安軍舊法掾吳君示

舊所作石鍾山銘爲題其末乃知先生首正過南安必矣有過嶺至南安作一首正月到虔州有與錢濟明書云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又和舊所作鬱孤臺詩有虔州士人孫志舉從先生游先生有和遲韻贈志舉先輩云我從海外歸喜及崆峒春又有和志舉見贈云灑埽古玉局香火通帝閽又用前韻謝崔笅之見過云自我還嶺外七見槐火

春及發虔州過吉州永和鎮清都觀有謝道士自言丙子生求詩爲賦一首及爲作贊并寫清都臺三字中塗又爲南安軍作學記寫海外所作天慶觀乳泉賦四月舟行至豫章彭蠡之間遇成國程夫人忌日乃寫圓通偈云行當施廬山有道者又有與胡仁脩書云旦夕到儀眞暫令邁一到常五月行至眞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于常州案先生寄朱

行中詩有至今不貪寶凛然照塵寰之句先生注云前一日夢中作此詩寄行中覺而記之自不曉槖近日會編伯百家詩選至朱行中事迹云東坡夢中寄朱行中一篇南遷絕筆也嗟乎先生之文如萬斛泉源而乃止於夢中寄行中之作此正絕筆獲麟之義惜哉六月上表請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丁亥卒于常州實七月二十八日也子由作先生墓志

云先生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弔於家訃聞於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先生文章爲百世之師而忠義尤爲天下大閑加之好賢樂善常若不及是宜訃聞之日士民惜哲人之萎朝野嗟一鑑之逝皆出於自然之誠不可以强而致也以次年閏六月葬於汝州郟城縣鈞臺鄉

止端堅

東坡先生年譜終

天化生七月我物乎上[illegible]天地之良相因
孝於[illegible]人[illegible]為友義
臣[illegible]人[illegible]上[illegible]百人出于義
宿明[illegible]多人先生交[illegible]万世之師而

宋紫陽朱子[illegible]訓[illegible]人間[illegible]之[illegible]著[illegible]
父母[illegible]之行[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一[illegible]道[illegible]人[illegible]可[illegible]
[illegible]